



梅寒——著

煮酒笺花，人归何处  
李清照传

LIQINGZHAO  
ZHUA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HOU WENYI CHUBANSH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煮酒笺花, 人归何处: 李清照传 / 梅寒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  
ISBN 978-7-5594-2567-6

I. ①煮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李清照 (1084-约1151) -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0042号

- 书 名 煮酒笺花, 人归何处: 李清照传  
作 者 梅 寒  
选题出品 麦书房文化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特约策划 麦 坚  
特约编辑 诗 杰 莫桃桃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  
版式设计 天 缈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246千字  
印 张 9  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,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567-6  
定 价 46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 
录



001 · 第一章  
家世

031 · 第二章  
婚事

067 · 第三章  
朋党之祸

105 · 第四章  
屏居青州

李清照传  
煮酒笺花，人归何处？

- 135 · 第五章  
赵明诚重返官场
- 171 · 第六章  
南渡江宁
- 195 · 第七章  
生离死别，流寓浙东
- 225 · 第八章  
移居杭州，再嫁风波
- 253 · 第九章  
桑榆暮景

蘭



第一章

家世

蘭



## 01

## 千载悠悠，藕神何处

那是一个初夏午后，天微阴，天空中飘着丝丝小雨。我没有打伞，迎着那难得的丝丝清凉，穿过杨柳依依的青石小径去看她。读书、出差，曾数次经过她所在的城，又数次与她擦肩而过。那天，我专程去看她，看望那个九百多年前在一片藕花荡里笑洒云天的少女。

是那一片湖光山色吧？“水光山色与人亲，说不尽、无穷好。”也是这样一个莲荷盛开的夏日午后，她和游伴们划着一只小舟，在碧波荡漾的湖上采莲、唱歌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一直玩到天色欲晚，西天的云霞如彩锦一样铺满湖面，才想起要归家了。可家在哪儿？眼前只有铺天盖地的青青荷叶，在晚风中翻滚着一波又一波的绿浪，滚向天边。来时路，早已经被那些荷叶轻轻遮挡。一条轻快的小舟，还是勇敢地冲开层层荷浪，向着那片藕荡的深处驶去。她是那片山的女儿，是那片湖的女儿，在母亲的怀里，女儿从不会因为暂时地迷失方向而惊慌。晚栖的鸥鹭，被突如其来的小舟和那一群少年惊起，扑棱棱地从藕荡深处飞起，夕阳下的湖，瞬间失去了它原有的宁静。清脆的笑声扬起来，穿越长长的时空隧道，从北宋一直绵延到今天……

站在今天的济南大明湖畔，看眼前荷叶在细雨微风中轻轻翻滚，看远处数只游船悠闲地在湖面上游弋，橘红的船体，黄色的篷顶，在一



片碧荷垂杨环绕的湖面上那般醒目。我不知道，那年她游湖时，划进藕荡深处的可也是这样一条艳丽的小舟，一如她那明艳如花的年华？再向远处，当我的目光落在湖对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上，落在湖四周的亭台楼阁之间，远飘的思绪倏地荡了回来。这一片湖，这一颗静静地栖居在泉城大地上的北方明珠，终究不是她儿时的“大明湖”了。那一片水域，应该远比现在的大明湖更加浩渺无际，那时的荷花，应该开得比现在更有气势，不然，它们何以会调皮地挽住一群游湖少年的橹，让他们急匆匆找不到归家的路。

可她分明又在这儿，在碧荷红莲之间的小舟里，在垂杨翠竹环绕的寂静小院里。漱玉泉边的漱玉堂内，她手持一卷诗书，略低着头，永远在思考的姿势。藕神祠内，她端坐堂中手持卷轴，一脸的安详。清明的月光底下，等喧嚣了一天的城市静下来，湖面静下来，她是否会轻轻放下手中的书卷，走出她的漱玉堂、藕神祠，到大明湖畔划一叶小舟，轻轻荡向藕花深处？

会吧，她是藕神。

大明湖自古产藕，藕在泉城人的心里，是一种绝妙美食，又是一种象征崇高、纯洁的吉祥物，而能驾驭掌管那些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的荷之仙子的，定是非她莫属。自清代起，热情的济南人民就将她视为藕神祭祀。在今天大明湖东北侧，汇波楼南侧，就有一处修建于1998年的藕神祠。藕神祠单独成院，祠堂在院北侧，面广三间，堂内悬“藕神祠”的巨大匾额，祠内正中即是藕神坐像，坐像高2.8米，蓝衣白裳，外披一件大红的拖地披风，是典型的宋代仕女装扮。再看那女神，面若满月，满目安详，纤纤玉指，手持卷轴，看上去温文尔雅又娴静端庄。女神两侧，荷花丛中，两位侍女一人手持红荷，一人手持绿荷，她们也是服饰华丽，珠翠叮当，在这里静静地陪伴着这位荷中女神。祠内四壁绘满彩色的壁画，画中仙子彩衣飘飘，楹柱悬挂的楹联为徐北文先生所书：“是耶非耶，水中仙子荷花影；归去来兮，宋代词宗才女魂。”

去时，正值大明湖中莲荷盛开之际，阵阵清风携荷香吹来，站在湖畔的藕神祠内，真如徐北文先生所言，是耶非耶？李清照，这个光耀千秋的宋朝大才女，她真的在这里吗？

很多人也曾如我一样慕名而来吧，将这个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的城市当成她的故乡，将大明湖误作她年少荡舟的湖。今天的济南城，趵突泉公园一角，漱玉泉畔就坐落着她的纪念堂。

修建于1959年的济南李清照纪念堂，其实只是同类纪念馆（堂）中的一座，在另外几个地方：山东章丘明水镇、山东青州、浙江金华，也有以她名字开辟的纪念堂。明水镇是被后世学者、读者们普遍认同的李清照的故乡；山东青州，是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避难的乡间别墅，归来堂中他们曾共理金石、赌书泼茶，留下一段千古佳话；李清照登上浙江金华的八咏楼时，已是国破家亡的暮年，八咏楼上，望山高水远，回不去的故国与故乡，让她留下“江山留与后人愁”的无奈长叹。为纪念她而建的藕神祠，更是遍布各地，有莲荷盛开的地方，常常都能看到李清照的影子。在我的故乡小城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，一片荷池中间，我就曾赫然遇到过手持书卷、凝思远望的李清照雕像。

也许，因为她的光芒太过耀眼，那些她曾经住过、曾经来过的地方，都想努力捕捉保留她的芳踪与气息。她一直是济南人的骄傲，济南这座城市甚至将她作为一张特有的名片。1984年，纪念李清照诞辰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，国内研究李清照的学者们齐聚济南，济南社会科学院（当时名为济南市社会科学院研究所）为此编辑了《李清照研究论文集》和《李清照研究论文选》两书，先后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将李清照的学术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1999年，济南李清照纪念堂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扩建修整，于是就有了现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宋代庭院：翠竹绿荫环抱之中，仿宋建筑布局精巧，别致中又透着朴实典雅的气息。院内花木扶疏，曲径回廊，飞亭叠瀑，室内则陈列着与李清照相关的字画、图、文、像等珍贵资料。她不曾在那里生活过，可那里无处不显示着女词人当年的生活追求与气质风度。

李清照是济南人，可她生前并不曾在今天的泉城济南定居过。著名学者王仲闻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次子，也是李清照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，他曾在《李清照集校注·李清照事迹编年》中言：“清照幼时，当从父母居，其故宅应云‘李格非故宅’，不得云‘李清照故宅’。嫁后从赵氏，未居济南……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。”老先生治学严谨，在今人的眼里或许严谨得有些固执。后人皆以“李清照故宅”而不以“李格非故宅”或者“赵明诚故宅”为李清照模糊难定的故居命名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李清照的光华远远超过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夫君赵明诚。

至于济南清照纪念堂旁边的漱玉泉、柳絮泉，更可能是后人根据她的词集与才名而命名。柳絮泉缘于人们将她比作东晋有咏絮之才的谢道韞，而漱玉泉则是后人根据她的词集《漱玉集》而命名的。这样的说法，也许会让视她为骄傲的泉城人心有不甘，但我们谁也无法改写历史。

随着人们对李清照研究的不断深入，越来越多的翔实资料被发掘。李清照父祖辈的籍贯为齐州章丘，北宋宋徽宗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，齐州升为济南府，那时济南府辖区有历城、章丘等五处县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称李清照为济南人也是不错的。但说她的旧居在今济南柳絮泉边却无道理，对于李清照的原籍，今人已基本达成共识——是今天的山东章丘明水镇。

那么，那年夏天我在泉城济南大明湖畔的寻幽访古，在趵突泉公园漱玉堂中的凝神驻足，那些与九百多年前的女词人的隔空对话，其实都是错的了。但细想，也没有错。她本来就不是属于哪一个地方、哪一片山水的，七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，她的足迹从北方的故乡山水到中原再到江南，大半生居无定所，一直到晚年才在杭州定居，她却终生不曾爱上那座异乡的城，不曾将那里视为她的家。她的家，在她传世的文字里。郭沫若的一首诗或许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概括：“一代词人有旧居，半生漂泊憾何如？冷清今日成轰烈，传诵千秋是著书。”

我们去寻她，这位自明水镇百脉泉边款款走来的大宋女词人，这位世人眼里的高贵藕神。顺着她传世的诗词华章，到她儿时生活过的百脉泉与莲子湖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## 湖山胜地，文明之乡

有一眼清泉，已默默地喷涌了千年，泉水自出口处汨汨流出，漫石穿隙最终层叠而下，淙淙终日如漱玉之清音。有一位佳人，曾在垂杨深处临泉梳妆、赋诗吟词。那一年，手捧书卷的少女读到《世说新语》里“漱石枕流”这四个字，眼眸瞬间被点亮，她要给自己天天光顾的清泉取一个名字——漱玉泉。

“漱玉泉”从此名扬千古，也留下了一桩结不了的公案——漱玉泉到底身居何处？济南趵突泉公园内李清照纪念堂南侧有一漱玉泉，章丘百脉泉公园清照园内也有一漱玉泉，它们都被称为清照年少时临泉而赋的那一眼。而今，随着相关资料被不断挖掘与完善，这一笔墨官司已基本尘埃落定。清照的漱玉泉，不在济南，而在她的故乡章丘明水。

位于鲁中大地上的章丘，西北连黄河，向南依泰山，其中大部分地区属小清河水系，东南部少数山区属大汶河水系，主要河流有黄河、小清河、绣江河、东巴漏河、西巴漏河、漯河、巨野河等。密布的河网，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大陆气候，给章丘带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虽处在北方干旱之区，但那里却自古是稻香鱼肥之地。

从济南市向东，距市区五十公里，就是章丘市政府驻地章丘市，它也是济南下辖的唯一一个县级市。这个人口百余万的县级市，被誉为北

方的“小泉城”，济南五大泉群之一的百脉泉即位于此市的百脉泉公园之内。元代《齐乘》中称：“盖历下众泉，皆岱阴伏流所发，西则趵突为魁，东则百脉为冠。”百脉泉与济南趵突泉，皆为泰山山脉北部群山暗流汇聚而成，它们一个在西边的泉城济南为魁，一个在东边的小泉城章丘为冠，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两大齐名之泉，更因与李清照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而倍受世人关注。

与泉源上奋、水涌若轮的趵突泉不同，百脉泉则以“百脉寒泉珍珠滚”而闻名。池水冬暖夏寒，池底数不清的水泡缓缓浮上水面，好似晶莹剔透的串串珍珠自水底翻滚而来，故而得名。百脉泉泉水旺盛之时，满池碧水盈盈，珍珠滚滚。水中疏疏朗朗的水藻，池壁上的经年苔藓将池水染成碧玉。池中锦鲤成群，在长藻碧水间优游穿梭。泉壁和梵王宫大殿墙上镶嵌着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、楹联、花卉石刻。泉边上更是游人如织，有说不尽的生机。

明代进士、著名戏曲家李开先当年游历百脉泉，于《游百脉泉》诗里言：

水劲无过济，脉泉更著名。不霜清见底，漱石寂无声。

清代雍正年间章丘秀才焦说曾也赋《百脉泉》来盛赞家乡的活泉：

方池半亩水盈盈，萍藻交横彻底清。万颗珠玑时沸涌，一天星斗自空明。绿筠雨过色偏好，黄稻风来香细生。应识寒泉分济脉，倚栏闲自洗茶铛。

章丘秀才笔下的百脉泉，静中更多一份世外桃源一般的清幽。只是到了现代，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，对大自然的开发越来越无度。据说因为章丘南部山区开矿挖断了泉脉，喷涌千年的百脉泉曾一度干涸，好在

当地政府及时采取了关井保泉、地质保泉、拦蓄保泉、调水保泉和科学保泉等措施，动用资金上千万元，停止喷涌达九百零九天的百脉泉才得以复涌。

而那一片湖，那一片让少年李清照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湖，并不是大明湖。九百多年前，它叫莲子湖，它不在今天的泉城济南，而是在章丘明水。章丘大地上一眼又一眼的活泉从地下汨汨流出，汇聚成那片波光浩渺的湖——莲子湖，被后人景仰祭祀的藕神正从那千顷碧荷红莲中荡舟而来。

“莲子湖，周环二十里。湖中多莲花，红绿间明，乍疑濯锦。又渔船掩映，罟罟疏布。远望之者，若蛛网浮杯也。”<sup>1</sup>那一片湖，正是童年、少年时的李清照常常光顾的地方。那时的莲子湖一带，浅水稻溪淙淙，沼泽芦荡密布，水村渔舍俨然，更有满湖的渔船往来渔歌互答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。素以奇秀著称的华不注山，拔地而起，“单椒秀泽，不连丘陵以自高；虎牙桀立，孤峰特拔以刺天。青崖翠发，望同点黛”<sup>2</sup>，矗立于明净的水泊之中。远远望去，此山似是湖中盛开的莲花骨朵，盈盈碧波簇拥着一朵硕大的绿荷，华不注山倒映在湖中，湖山相映，难怪彼时的小清照频频流连沉醉于故乡的山山水水中。

1084年前后的章丘明水镇，除百泉喷涌，河湖密布，有着天然的自然胜景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——它是一处亦城亦乡、亦商亦农且尊师重教的地方。齐鲁大地，孔孟之乡，历来为礼仪之邦。明水镇，曾以“三山不显，三水不露”而闻名。

所谓“不显”，就是在三个平缓的阜地上建成三处街道交汇的十字路口，每个“十字口”就是一处繁华的商业网点，那里店铺林立，就势而建，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，故而有“山”

1 段成式：《酉阳杂俎·前集卷十一》。

2 郦道元：《水经注》。

不显；所谓“不露”，就是镇上有三泓水势可观的清泉，分别坐落在松竹茂密之处，又是在当地以诗书相传的三户人家的庭院之中，外人难得一见，故称“不露”。<sup>1</sup>

这就是李清照出生时明水镇的风情，那是一处静谧与繁华和谐共处的世外桃源，小镇街道林立的店铺恰是那个时代整个大宋朝的一个缩影。那时的政治相对清明，经济繁荣，人们生活富足而稳定，小清照的家就在绿柳浓荫掩映的泉畔。

因为九百多年的时空隔离，关于李清照祖辈的翔实资料几乎无可找寻，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点，也只能冠以“相传”二字。

相传，在那个富足的小镇上，有一户李姓的大户人家。李姓人家先世原居临淄城，唐末战乱，他们举家迁居乡下并在此定居。明水镇的山山水水，有李家祖祖辈辈洒下的勤劳汗水。

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则与李清照家族直接相关：相传曾有一位来自他乡的太守驻守明水镇，被这里的碧水青山、清泉垂杨所吸引，遂生久留之意。太守清廉自律，爱民如子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。无奈太守只在此为官一载就移官他方，当地百姓及太守自己皆恋恋不舍，临行于林泉之下饯别，太守举杯谢曰：“朔方得以安抚，我将复回终老于此。”太守离去，百姓将他的诗刻在石头上，以慰相思之意。那位太守，名讳已无法考证，其名望与口碑却代代相传直到今日，他就是李清照的祖父。

李清照的祖父后来果真告老还乡，复归林下，重返明水镇，在此安营扎寨定居下来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均自小继承父祖家训，读书习字。如此说来，李家也算是一个书香门第。

三个儿子中，小儿尤为聪颖，深得李清照祖父喜欢，他就是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。

在李清照晚年自陈家世的作品中，她每每都以寒家子弟自称：“有

---

1 陈祖美：《李清照新传》。



易安室者，父祖皆出韩公门下，今家世沦替，子姓寒微，不敢望公之车尘。又贫病……”此处“韩公”当指在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为相的韩琦，其子韩忠彦则在徽宗建中靖国年间为相。李清照的祖父与父亲李格非都曾得到过他们的举荐，故称“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”。能得到权高位重的韩家父子的照拂与举荐，也足以说明李家父子非等闲人物。

在另外一些相关的传记如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等作品中，提到李清照的家世，作者也多以“贫寒”称之，这或许与李清照后来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有关。相对于赵家的门庭，李家只能算是寒门士子之家吧。这自然是后话，且不细论。

2015年夏，我从自己生活的南方小城驱车北上，穿越近四千里的行程，来到章丘的李清照故里。眼前之景与心中所想，竟有天壤之别。今天的百脉泉已完全干涸，当年李清照荡舟的清清莲子湖，裸露着龟裂的湖底，那几只泊在岸边草丛中的小舟，越发加重了那份荒凉与萧条之意。当年珍珠翻滚的百脉泉在复涌之后再次停涌，漱玉泉池底一片光滑的鹅卵石，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灼人眼目的光。亭台楼榭还在，曲径回廊尚存，只是没有了碧波荡漾，没有了泉声淙淙，我更不曾见到满湖的碧荷红莲。只是在走进那座静静的小四合院，在室内看到陈列着的有关李清照的图文书画和资料时，我才恍然想起，这里就是李清照童年、少年时期曾经生活的地方。

我曾不止一次在李清照的诗词文章里与这片山水亲密接触，也曾在古人、今人的记录里一次次无限地向往，现实却在这个夏天狠狠地灼伤了我。一路走马观花地浏览完清照园，那些被刻在花丛小径旁边的诗词碑刻，那些还泛着浓浓的油漆味的亭台楼阁，几乎把我往日的美好想象全部扼杀。女词人的故里，早已被现代的商业气息掩盖得旧迹难寻了，我们也再难寻到当年那股水灵灵的江南气息。

匆匆地从清照园逃离，我不忍再回头。

回程的路上，遇上当地一位去公园散步的老大娘。当她听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李清照旧迹时，只有摇头叹息：“干了，一年多了，连一场